

## 梁思成林徽因形象再現舞台

## 《中國建築100年》不講愛情

【本報訊】記者李夢報道：甫落座，「進念・二十面體」成員楊永德就說，他們新近排演的舞台劇《中國建築100年》，講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事業，無關愛情，也無關徐志摩。

楊永德的一番澄清，自有他的道理。因為提起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，很難不順勢想到徐志摩，那個曾深愛林徽因的詩人。而胡恩威導演，楊永德和高若珊主演的《中國建築100年》，作為「建築是藝術節2011」開幕製作，探討的主題不是愛情，而是過往百年來中國建築模式的流變。

## 楊永德高若珊主演

這不是一齣單純的歷史劇，只談舊事，只懷戀過往文人信仰的詩意。為呈現時空的流動和縱深感，導演胡恩威又「拉」來潘石屹和張欣這對在當下中國地產領域頗具聲名的夫婦，

講講他們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創立「SOHO中國」，引入歐美營銷理念的故事。楊永德說，中國近代百年建築史，有太多人值得紀念，無法以一場一百分鐘的劇作涵括。「在舞台呈現過後，有些事如果觀眾有興趣，可以自己去找尋」。

作品分上、下半場，上半場講潘石屹和張欣，下半場「穿越」回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年代。因此，楊永德既要演文質彬彬、頗具文人風骨的梁思成，也扮笑咪咪的、愛玩微博的地產商人潘石屹。高若珊也是一時身着黑色套裝，扮演叱咤職場女強人；一時又穿起旗袍，扮成溫婉賢淑的才女模樣。

楊永德說，相比梁思成，潘石屹的形象較易詮釋。潘石屹和張欣夫婦在劇中的主要活動場景是電視節目錄製現場。兩人對談或問答，介紹公司業績和樓盤銷售，語調是輕鬆的、現代的。而梁思成的舊文人氣質，則沒那麼容易把握。高若珊也覺得，演林徽因不容易，因為在大多數觀眾心中，林徽因已有一個既定形象。「我很怕觀眾離場時抱怨：『這演的哪是林徽因啊？』」高若珊笑道。

害怕觀眾抱怨，高若珊從年初得知出演該劇以來，一有空就翻讀林徽因的作品，看關於她和梁思成的紀錄片，看過讀過後覺出舊時候女子的不易。「那年代女生不可以讀建築，林徽因只能去旁聽」。而正是這個旁聽生，回國後創立清華大學營建系，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，和畢生致力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丈夫一起，往山西等省考察，發掘古蹟搜集文物，吃了不少苦。「那時候的文人是很理想主義的。」高若珊感慨：「現在見不到了。」

## 演出期間舉辦講座

雖然一對文人一對商人的角色設計，難免讓觀眾產生「批評當下並追懷過往」的心理預設，但高若珊和楊永德都說，劇日本身並未採納批判視角，並非只講過去的好，也不只抱怨如今社會的重財富輕人文。在他們看



▲高若珊（右）和楊永德劇中一人分飾兩角 本報攝

▶《中國建築100年》希望借兩對夫婦的故事，一窺中國建築百年流變

來，好或不好的二分法難免顯得人物扁平單調，不豐滿不充盈。

「我們想了很久，究竟先講哪對夫婦的故事。」楊永德說：「先講當下再講過去，可以多一點懷念的味道。」只是，這點懷念和反思也淡淡的、不明說的，因為觀眾看過作品後，總會得到屬於自己的答案。

「進念・二十面體」新作《中國建築100年》將於本月十八至二十二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演出。門票現在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，查詢可電二七三四五九九九。演出期間亦將舉行相關主題講座「中國建築百年辛路——社會營造之演替論壇」，講座免費入場，查詢可瀏覽 [www.zumi.org.hk](http://www.zumi.org.hk)。



## 京辦國際版畫交易會



▲首屆北京798國際版畫博覽交易會六日開幕  
羅中立《父親》的絲網版畫  
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本報攝



【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六日電】首屆北京798國際版畫博覽交易會今日在百雅軒798藝術中心開幕。此次「版交會」展出二百一十一位藝術家共七百三十五幅版畫作品，其中包括一百四十八名內地藝術家，六十三名海外藝術家。

百雅軒文化藝術機構總裁李大鈞表示，「版畫走進家庭，版畫走向國際」是此次「版交會」的宗旨。近年來，隨着版畫界和藝術機構的努力，版畫正迎來藝術市場的黃金發展期。今年是「中國現代版畫之父」魯迅誕辰一百三十周年，也是魯迅倡導發起中國新興版畫運動八十周年。北京市貿促會副會長、北京市文博會組委會副主任儲祥銀表示，此次「版交會」正是第六屆中國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的重要分會場之一。在這個版畫市場的關鍵年，首屆「版交會」的舉辦除了賦予版畫市場發展的重要意義，對於整個文化產業的創新發展也有着極大的推動力。

版畫具有「親民性」、「分享性」，同時也是適合大型機構收藏的藝術品，越來越多的人與機構關注版畫市場。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、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遠表示，「近年來湧現了一大批年輕版畫藝術家，並且創作了不少形式、技巧、風格上具有特色的優秀作品，帶來很多新鮮氣息，如果宣傳和經營到位，版畫將有非常好的前景。」北京文化發展基金會秘書長孟海東則認為，「如果版畫界的前輩、後輩能夠充分發揮作用，對版畫的發展以及版畫藝術市場的擴展將十分有利。」

在此屆「版交會」中，百雅軒版畫院推出了吳冠中、王懷慶等當代優秀藝術家的版畫作品，同時，由百雅軒版畫院與四川美術學院院長、著名藝術家羅中立合作的絲網版畫《父親》也在現場亮相。此次國際版畫交易會將持續至十一月十三日，展會期間將通過「刻不容緩——當代版畫的發展」高峰論壇、豐富多彩的版畫教育講座、版畫體驗活動等促進版畫市場的繁榮與發展。

## 新園地

「主動」上下班  
又是星期一，今天，閣下會不會考慮騎單車上班？  
由於有所謂「黃金寶效應」，近年來，本港的討論仍然停留在應不應該立法要求騎單車者強制戴頭盔方面，是相對被動的政策規劃。特區政府的說法乃是「市民未必人人接受騎單車要戴頭盔」，因此更難望當局會為此而有所改變。  
《國際先驅論壇報》卻認為本港的「單車產業」大有可為，更以一大版專稿，推廣途經山頂的單車徑，沿途是令人心曠神怡的海景！該稿談及世界各地的政府如何主動推動「單車產業」，以及更宏觀的「Active Commutes」政策概念。Active Commutes可譯作「主動上下班」。此乃承繼上

好讓一眾公共交通工具不用過分擠迫。「主動上下班」的概念則再進一步，要求上班一族盡可能不搭乘交通工具，把自己的身體看成是整個城市的交通系統之一部分，鼓勵人們多走路或騎單車上下班。  
此特稿的作者是《國際先驅論壇報》駐港特派員。他指出，「主動上下班」不單可以提升個人健康之水平，長遠來說更可以令一地的醫療成本下降。研究顯示，「不運動」在發達經濟體當中，是繼心臟病、腸癌、糖尿病、中風、乳癌這五大病症後，令人致死的最大原因。另外，美國也有大學追蹤了二千三百六十四人二十年的時間，發現多走路或者騎單車的人，可以降低痴肥風險一半，且血壓也會因多做運動而下降。  
所以對本港而言，推廣騎單車也許並不止於運輸及房屋局的工作範疇，更跟食物及衛生局有關！

如何理解賽德克？  
洪嘉  
的肝腸，哪裡也不要丟，做個自由自在的遊魂。  
在這一幕裡，我們又該如何解讀花岡一郎選擇了穿和服，以大和民族的方式剖腹，手裡拿的卻不是武士刀？魏德聖說，他想的其實很簡單，花岡不是武士，因此手頭上沒有武士刀，他有的只是族人的刀子。  
「又比如說，二郎選擇了以族人的方式自盡，但在他的民族服下，裏着的是日本和服。其實只是因為他冷。」我倒有點不知該如何回應了。導演以他的方式去解釋戲中似乎頗耐咀嚼的場面，把觀眾認為有多重隱喻的細節簡單化，直覺化，如果作者擁有解釋作品的絕對權的話，那麼，作為觀眾的我們，是否需要跟從導演的解說呢？  
《賽德克·巴萊》自在威尼尼斯亮相後，好的不好的評語不斷，有多重解構的，也有匆匆說兩句的，是過份詮釋了？給予太多的期望？作為觀眾，我們又該如何去閱讀一個作品？我怎麼也想不通。

雪山奇種變化萬千  
李英豪  
不過，也有罕見的白地黑紋和黑斑者，尤其是大顆橢圓形（如巨蛋）甚稀。有些黑紋天然渾成，好比一幅中國水墨畫或黑白抽象畫，可觀性很高。此乃屬「白雪山」品種；若過於雪白者乃經人工打磨及漂色；天然者並非純白，乃帶淡淡灰或微黃，但地色明淨勻潤。其絹絲似雲霧狀（多直紋，少流紋）；以黑絹絲鮮明、稠密和青山山水畫者為貴；黑絹絲少且短者（或混雜紅絹絲），則價值遠比不上前者。「藍雪山」則極罕，乃數千萬年前由松樹滲出之樹脂渾成，因流淌至地層下，接觸周遭石灰，故碳酸成分多，慢慢地形形成藍色。粉藍而澄澈柔潤者最珍貴。  
像附圖的「法輪形」雪山種巨型蜜蠟珠，亦不多見，多數皆經近人打磨。

微言博語  
「有時候實在是那些影評人想得太多了。在我設想的時候，其實都很簡單。」——《賽德克·巴萊》的導演魏德聖說。我坐在他旁邊，說了一些自己的看法，他皺着眉，又有不同的解釋。我們兩個都忍不住笑了起來。  
一個信仰仰射的民族，遇上信仰太陽的民族；一個仍然保留濃厚的原始習俗的民族，與一個學習西方現代化的民族，兩者之間注定會有激烈的碰撞。夾在中間的，便是左右為難的花岡一郎與二郎。  
在下集《彩虹橋》裡，花岡一郎穿着和服，以族人的刀子剖腹自盡。是到死也無法找到自我的認同嗎？臨死前他對花岡二郎說，到底他們該回到祖靈的獵場，還是大和民族的英魂？  
這個問題誰也解答不了。花岡二郎只說，割開你矛盾

間性間情  
喜歡藏玩珍罕蜜蠟珠的朋友們，皆知道真正「雪山種」者甚難找得「齊手」頸串；大顆者手串也難遇；獨特造型的特大珠更可遇而不可求。  
「雪山種」蜜蠟的最大特色，是全珠多為奶黃色，混以變化多端之巧克力斑、褐棕紋和啡絲，可說斑紋無一顆珠是相同的。有些地色則為土黃與淡褐色。  
不過，也有罕見的白地黑紋和黑斑者，尤其是大顆橢圓形（如巨蛋）甚稀。有些黑紋天然渾成，好比一幅中國水墨畫或黑白抽象畫，可觀性很高。此乃屬「白雪山」品種；若過於雪白者乃經人工打磨及漂色；天然者並非純白，乃帶淡淡灰或微黃，但地色明淨勻潤。其絹絲似雲霧狀（多直紋，少流紋）；以黑絹絲鮮明、稠密和青山山水畫者為貴；黑絹絲少且短者（或混雜紅絹絲），則價值遠比不上前者。「藍雪山」則極罕，乃數千萬年前由松樹滲出之樹脂渾成，因流淌至地層下，接觸周遭石灰，故碳酸成分多，慢慢地形形成藍色。粉藍而澄澈柔潤者最珍貴。  
像附圖的「法輪形」雪山種巨型蜜蠟珠，亦不多見，多數皆經近人打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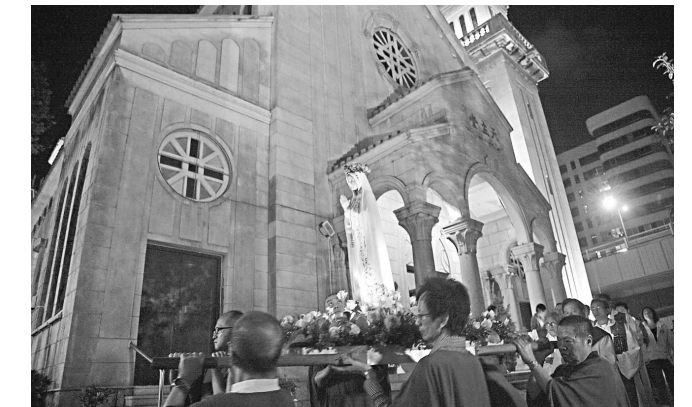
## 聖母像出遊 陳天權

聖母像出遊  
與你同遊  
相比於澳門，香港的天主教會較少在戶外舉行宗教巡遊活動，即使有，大多只在教堂範圍內進行。像九龍的聖德肋撒堂，不久前舉行了聖母像出遊，教徒靜靜地由教堂內走到教堂外，不像民間宗教巡遊大鑼大鼓那麼高調。該堂神父說，活動目的並非展示實力，而是將祝福帶給世界。

根據天主教資料，聖母瑪利亞曾於十二世紀顯現給聖道明，囑咐他推行誦唸玫瑰經，為人祈禱。一五七一年十月七日，教宗號召的聯軍在地中海一次戰役中擊退伊斯蘭教徒，教會把當日定為玫瑰聖母瞻禮，以紀念聖母的幫助，其後為推廣此瞻禮而將十月定為「玫瑰月」。

香港有多間教堂在玫瑰月舉行聖母像出遊，包括坪洲和平之后小堂、聖德肋撒堂，和天主教主教座堂等。聖德肋撒堂在十月廿二日傍晚舉行，神父先為信眾主持彌撒，之後為花地瑪聖母像加冠、灑聖水和獻香，繼而由八名教友將聖母像抬出教堂。隊伍前面有輔祭舉起十字架帶領，主祭神父、堂區各善會成員和其他教友共約二百人則手持蠟燭跟隨聖母像之後。

出遊時夜幕低垂，暮色四合，花地瑪聖母像底下裝有射燈照耀，顯得分外奪目。期間只聽見歌聲飄揚，隊伍行走時襯托着古典的教堂，令氣氛更添莊嚴。一眾人步行到教堂後面的停車場，再繞圈行走，最後停下誦唸玫瑰經，整個出遊儀式持續大半個小時。



教徒抬着花地瑪聖母像步出教堂

## 立冬後「養藏」與「補冬」

思健

不知不覺，時序已將進入立冬，雖然南方之氣候並不寒冷，在氣象學上也需以連續幾天氣溫低於十度才能被認為冬季的開始，但是立冬這個重要節氣，自古以來就被看作為冬季開始之意。說來還神奇，古人在這天還可測定以後三個月的气象，如「立冬晴，一冬凌（嚴寒）」；「立冬陰（陰雨），一冬溫（暖冬）」。  
古人認為，冬天是「生機潛伏、陽氣內藏」的季節，應講究「養藏之道」。自立冬起，生命活動開始由盛轉衰，由動轉靜。此時重視「養藏」，就能把自己的生理機能調整到最好；而適時旺盛的精力，達到抗病和延年益壽的目的。  
在起居上，冬季養藏同秋季不同，強調「早臥晚起，以待日光」。早睡可以保養人體陽氣，保持溫暖的身體；而遲起以養人體陰氣，待日出再起床，就能躲避嚴寒，求其溫暖。在冬天，外界寒冷，室內外溫差較大，室內一般保持攝氏十六到二十度較適合，以十八度為最理想。  
在飲食方面，冬補應以高蛋白、高热量的食物為主，加放人參、黃芪、桂圓、紅棗等，或做湯、或為膳，只要脾胃吸收好，進補後就會在體內儲備較多的能量。不過，需要進補的人可分為氣虛、血虛、陰虛、陽虛等不同類型，冬補前最好先諮詢中醫師。

附錄與副刊  
吳昊  
趣，便決定在新聞正張外，加一個既有文化亦可消閑的附頁，時為一九二二年。初時，陳博生把它定名為《晨報附錄》，還找個書法家寫版頭字，可是該書法家專寫隸書的，而隸書中並無「附」字，他只好大書「副」字代替。陳博生覺得「副錄」不通，與總經理林仲易商量後，決定採用「副刊」二字代替。  
副刊出現後，極受讀者歡迎，報章銷路大增，《晨報》副刊更一分为二，一稱「學園」，專刊載新文藝作品，其他報章紛紛學習，如《申報》的「自由談」、《民國日報》的「覺悟」、「新聞報」的「快活林」等都辦得有聲有色，一時間副刊天地百花盛放，多姿多彩。其時香港報業不甘落後，也都增設副刊了。

人間百貨  
「華文報章何時有副刊？而副刊之名又怎樣來的？」  
有新開張的老師問我：「我告訴你，初時是沒有『副刊』這個名，但晚清的上海報紙如《民呼日報》、《民立報》等已出現一些連載小說、筆記雜談之類的文字，雖無額外劃定的版面，更無名稱，但從內容看，這應該是副刊的雛型。有此說法，『副刊』一詞是民初北平《晨報》的主編陳博生所創，他為了增加報紙的學術氣氛和迎合讀者興趣，便決定在新聞正張外，加一個既有文化亦可消閑的附頁，時為一九二二年。初時，陳博生把它定名為《晨報附錄》，還找個書法家寫版頭字，可是該書法家專寫隸書的，而隸書中並無「附」字，他只好大書「副」字代替。陳博生覺得「副錄」不通，與總經理林仲易商量後，決定採用「副刊」二字代替。  
副刊出現後，極受讀者歡迎，報章銷路大增，《晨報》副刊更一分为二，一稱「學園」，專刊載新文藝作品，其他報章紛紛學習，如《申報》的「自由談」、《民國日報》的「覺悟」、「新聞報」的「快活林」等都辦得有聲有色，一時間副刊天地百花盛放，多姿多彩。其時香港報業不甘落後，也都增設副刊了。

醫學養生  
「華文報章何時有副刊？而副刊之名又怎樣來的？」  
有新開張的老師問我：「我告訴你，初時是沒有『副刊』這個名，但晚清的上海報紙如《民呼日報》、《民立報》等已出現一些連載小說、筆記雜談之類的文字，雖無額外劃定的版面，更無名稱，但從內容看，這應該是副刊的雛型。有此說法，『副刊』一詞是民初北平《晨報》的主編陳博生所創，他為了增加報紙的學術氣氛和迎合讀者興趣，便決定在新聞正張外，加一個既有文化亦可消閑的附頁，時為一九二二年。初時，陳博生把它定名為《晨報附錄》，還找個書法家寫版頭字，可是該書法家專寫隸書的，而隸書中並無「附」字，他只好大書「副」字代替。陳博生覺得「副錄」不通，與總經理林仲易商量後，決定採用「副刊」二字代替。  
副刊出現後，極受讀者歡迎，報章銷路大增，《晨報》副刊更一分为二，一稱「學園」，專刊載新文藝作品，其他報章紛紛學習，如《申報》的「自由談」、《民國日報》的「覺悟」、「新聞報」的「快活林」等都辦得有聲有色，一時間副刊天地百花盛放，多姿多彩。其時香港報業不甘落後，也都增設副刊了。